

奉賢縣志原序

雍正改元之次年

當一念切民瘼而以壯縣之屬在蘇松常三郡者地廣事繁令難獨理

詔兩析之而松之華亭遂析爲奉賢縣云故事縣必有志以紀其山川辨其疆域程其土宜稽其俗尙而奉賢爲新造之邑歷三十載而志尙闕如於是邑侯李公奮然從事而俾邑士何君朗珠董其役何君承邑侯意不棄謏劣而以編纂相屬不佞年近八旬旣衰且病自揣不能獨肩念朋好中通古今工文章者無如王君東淑遂屬何君延與

奉賢縣志

卷末

原序

一

共事焉開局未幾而余病加劇氣息懸憊恐不克卒事而李侯與何君誦諉之意不可負也遂力疾預爲之序俾書成之日用以弁其首焉夫三代盛時九州山川記於禹貢天下圖籍掌於職方後世因之而郡國有書寰宇有志坤元有錄風土有記皆所以存古證今以爲考求治具損益事宜之張本其於從政者不爲無助而乃困于簿書迫於期會於一邑之文獻未暇從事此所以歷三十載而志尙闕如也乃遲之又久而始得通才卓識如李侯者引爲已任捐俸以集事刻期以觀成俾一邑之掌故自此獲有成書焉而何君以博物洽聞之士出而襄此盛舉網羅宏博

采摭周徧俾一邑之舊聞遺事自此不憂放失焉此皆不可以不書者也於是不辭謏劣而樂爲一言乾隆甲戌閏夏禮部貢士

欽授國子監司業虞山陳祖范譔

縣之有志猶國之有史所以昭信紀實證今而傳後也蓋山川疆域人物俗產非載之於籍後之人徵文攷獻茫然不知所自故縣志之修於沿革之後者誠亟而作於分建之後者更不容緩也奉賢割華亭之半設自雍正四年在黃浦東計百里許爲沿海新造邑歷二十二年凡十四令於志尙未遑也戊辰冬余奉

奉賢縣志

卷末

原序

一一

命來宰茲土深維

聖天子教養多方重熙累洽文治光昭百餘年來固已風俗敦龐人文蔚起矣獨是邑旣分而志尙闕以故 上憲承流布化之餘念念在茲余雖不敏敢不黽勉仰承而未得襄事其人故弗卽舉逮癸酉歲商之何子孟春幸欣然樂從遂聘虞山王子應奎同纂焉夫二子固皆有道能文者也志局一開樂輸者競至而余乃時加綜理甫一年書成十卷發凡起例綱舉目張封域有圖食貨有攷官師有表災祥有紀人物有傳雖百世後損益因革隨乎時而奉賢有志則自今始譬之黃河之水千里九曲穿龍門過積

石以達於海其源固星宿也編纂既成剞劂將始何子請  
余一言以弁首余泣斯土愧無善政惟是不得爲能吏而  
勉爲廉吏猶作史者不期爲良史而勿爲穢史也顧是志  
也成則已事該文覈不特大異於佛助而且上窺夫猗相  
使人不敢不善視之矣余是以樂爲之一言時乾隆十有  
九年歲次甲戌小春之月望日知奉賢縣事歷城李治灝  
撰

五經皆志書也詩之國風志風俗也書之禹貢志疆域財  
賦也三禮志名物掌故也易春秋則舉陰陽鬼神之情狀  
人倫庶物之得失罔不悉焉故夫邑有乘與國史相表裏

奉賢縣志

卷末

原序

二

人以爲其功並於史而不知其原實有通於經者顧經史  
所載統天下古今以爲言其義博其指微而郡邑之志則  
各就其時其地蒐羅纂輯考鏡得失以因俗設教事則切  
而近意則顯而該宋朱子爲邑令所至甫下車必首求志  
書人以爲識大體有以哉奉賢縣者華亭之分土也華亭  
始於唐歷代因之我

朝初因其地原爲婁邑析華亭仍置婁縣雍正四年  
廷議以蘇松常三郡屬邑地大事繁令難獨理者再析之  
又割華亭之地爲奉賢然則華爲奉之都奉爲華之鄙其  
風土政教宜若無以異者然而有異松江爲東南名郡自

遜抗機雲以及思翁詹公諸君子文章事業後先相望而華亭附郡郭聲名文物蔚然可觀第人多逐末風尙未免趨於浮麗矣奉邑則不然地則僻在海濱人則勤於耕織且多魚鹽之利用是饒沃然民性椎魯未嫻禮讓科名不振然則治華者宜屏遊觀崇儉約務歛其華以就於實治奉者宜興學校明禮義務去其陋以進於文其不同有如此者夫三代不易民而治損益更張總以因地制宜歸於大中而已明季賦歛繁重震澤爲災迨倭寇之患青村柘林逃亡過半我

朝蠲浮糧疏三江益戍守休養生息晏然成樂土焉有司

奉賢縣志

卷末

原序

四

牧之責者監古準今可不知所務歟奉賢分縣二十九年未有志書歷城李公來尹是邦慨然於志之未修力任斯役因得何子朗珠董其事與琴川王君東澍合纂焉閱歲一載始克成書乙亥孟陬適余代庖斯土何子脫稟見示其帙共一十卷倩余一言以序之余思邑本有志而續修之事爲因邑本無志而特修之事爲創因固難創尤難也非有作史之才濟以通經之學則求備而或失之夸核實而或失之畧矣何子旁搜遠討分類就班紀載明晰體裁謹嚴其有資於化理者匪徒稱爲信史而已也願後之讀此者因其土俗以洽乎民情審其時勢以設爲政教則本

經術而爲治術可上契夫朱子居官之指矣若夫以邑志  
等於具文視爲無關輕重之書非余所敢知也乾隆二十  
年春三月

賜進士出身

敕授文林郎署奉賢縣事楚潛涂擴撰

有地方百里而爲民司牧者莫辨幅幘之廣狹賦稅之重  
輕與夫縉紳先生巖穴處士之賢否高下則雖欲上會時  
征型方訓俗恆無所據以爲治故古之爲政者必攷其源  
流而綜其得失後世師其意蘄垂諸久志乘之作曷可廢  
歟奉賢爲華亭分土厯三十載而邑志闕如前令山左李

奉賢縣志

卷末

原序

五

君始有事於此聘虞山文學王子應奎暨邑明經何子孟  
春載筆以從搜遺書於故族訪陳迹於耆英編排一載草  
本粗具而闕畧尙多蓋以新造之邑創始爲難非若他邑  
之志有舊本可爲胚胎也未幾而李君罷去其事遂寢余  
承乏茲邑下車之初念昔朱子出守南康首以郡志爲問  
君子謂其識先務何者土地人民政事三寶備焉而皆森  
列於志也爰於簿書之暇卽取王何二子所編次者追闕  
補亡綜核名實期有合於穀梁傳信傳疑康成知古知今  
之指而奉邑之志遂燦然告備矣今夫志一也合之則曰  
邦國周禮小史掌之若今一統志省志是也離之則曰四

方周禮外史掌之若今郡縣志是也郡者縣之積省者郡之積而京師者又統郡縣省之積以縣達郡以郡達行省以行省達京師備土訓誦訓之所道獻之

當一譬如登高必自卑層累以躋於大觀植基蓋必自縣始然則是志也雖爲一邑之文獻所係不綦重哉會其書將付劄氏而何子以序來請遂不辭而書其緣起如此乾隆二十有一年歲次丙子閏九月中澣

賜進士出身

特授文林郎知奉賢縣事天津周隆謙撰

古者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

奉賢縣志

卷末

原序

六

風氣所宜聚於此書也夫必先分而志之而後彙而聚之以故後世統志省志大抵集郡邑之成以爲書而郡有本於邑之所志加損益焉是則邑志所係綦重矣

國朝治化休明誕被六合

皇上御宇重熙累洽

聖德之暨訖彌廣雖偏陬下邑無不沐浴膏澤舞詠昇平不以地之大小衝僻而有異奉賢者華亭分壤也初置於雍正四年地近海堧而百里中經制之由略而詳貢賦之由重而輕與夫水泉之分合有常郊境之犬牙相錯在在與通郡之事有連自非旁蒐博采覲縷悉登則所闕遺甯

惟一邑文獻而已哉前任山左李君始屬筆於明經何子孟春卽其家開局編摩凡三閱星霜甫乃脫稟繼又檢詳再四錄爲定本付梓迨余承乏來署此邦而未竟之緒尙不能無待於經畫也無何劄劂氏以書成告則余已倥偬他適矣夫以一邑之志更前此四賢尹主持而又誣諉得人何子以精敏貫通之學識留心桑梓勤勤斯役然且遲之又久而後成書然則是朞於未爲之時者其程功難易視因襲前人相遼絕爲何如耶今松郡七邑新志寥寥而郡志亦百年未修無以備他日夾車待問者之所掌知旦夕必有起而倡其議者奉賢志成適當其會文獻之徵良有賴矣繼自今謂何子有功於一邑也可謂何子有功於一郡也亦可乾隆二十有二年歲次丁丑小春月中澣賜進士出身

敕授文林郎署奉賢縣事日照牟朝宜撰

旗西蜀鄙人也丁丑夏奉

簡命來尹是邦下車之初時憂覆餗雖政皆由舊而搜遺舉墜竊有志焉詎奉賢自分疆以來歷今三十餘年尙未有志一日何子孟春挾策來署問之則志稿也受而讀之分門別類井井有條其敘川原也一面薄大海四境悉平疇其間若青村若南橋以及陶宅蕭塘諸鎮星羅碁布聯

絡區分而一邑之形勝瞭如螺指焉其敘物產也木棉禾  
稻同乎華邑者姑不具論而海濱之鹽莊行之布以及瓜  
韭魚蟹之異于華邑者亦在在有之若夫昔賢湮矣衛袁  
張宋諸君子或以文章名或以經濟著或以忠孝節義傳  
雖世遠人亡芳規無由親炙一經闡發其幽光潛德皆足  
以扶人紀而立綱常也至於令茲土者由旗而上溯之凡  
一十有九察其性情寬嚴各異攷其敷布繁簡不同而要  
皆有不可磨滅之精神流露於因革損益之間其本身而  
徵民者垂之方冊前事豈不足爲後事師哉旗西蜀鄙人  
也素無才識兼之履任未久見聞有限顧何子不棄謏陋

奉賢縣志

卷末

原序

八

必欲請一言以爲序夫陳李諸公亦旣詳哉其言之矣余  
復何言第以本邑地多斥鹵旱乾可憂海多颶風衝突可  
患加以兵防鹽筴雜揉其間官斯土者苟非監於成憲因  
地制宜無以臻厥上理而是志採摭悉備焉後之人咸將  
奉此以爲繩尺甯僅資一邑之掌故而已哉是爲序乾隆  
二十有三年歲次戊寅花月上澣知奉賢縣事瀘州張旗  
撰

古華亭曾隸秀州秀有塘延數百里余里居嘉禾塘之西  
偏也奉賢爲華亭分邑或有謂余曰吾子奉

命來江歷任江淮南北甫入境首以志書問蓋有求暗室

非燭弗見膺民社之責者徵獻考文誠爲先務今迺適泣是邦或者諳練人情熟悉風土則不待詳攷邑乘而一邑規模瞭如指掌余曰否否耳目所及有限核之紀載確而且賅爰是下車伊始卽索奉賢志僅得未經裝潢十卷于剗剛氏始知奉自

國朝分邑以來歷今三十餘載志尙闕焉迨歷城李君來守茲土首爲之倡因得王何二子有道能文始克董其事以襄厥成然已六易春秋棗梨初就甚矣邑志之未可輕言草創也夫志之體於史爲近故不尙粉飾事浮誇執筆直書所以傳信俾後人覈其實而酌今證古善俗宜民胥

奉賢縣志

卷末

原序

九

在於是顧蒐羅不可以不富也乃奉志纂輯實爲創舉一時散軼舊聞循流溯源茫無涯涘縱或故老遺書互相參訂而確採纂難廣搜尤不易易今考是志卷帙不甚冗繁輿圖賦役食貨官師以及人物災祥體制略備燦然可觀倣之史例其大指不相刺謬我

朝重熙累洽文治日隆凡屬海隅罔不向風慕化余愧承乏近出隣封敢誇就熟駕輕弗循軌轍鉛刀載試冰淵殆彌懼焉適何子以志序來請余遂樂觀其顛末輒贅數行藉以採擇知所取裁或者敷之政事有裨民生一二云時乾隆二十三年歲次戊寅仲夏知奉賢縣事樵李吳高峻

撰

奉賢縣志

卷末

原序

十